

记者 厉玮 文 法鑫 摄

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的大门,是整条孤山路上最隐蔽的。藏在楼外楼和中山公园之间,一点也不显山露水。

这是一个与当代脱节的地方,一道墙门,两重世界。阎静书是馆内古籍修复中心的主管,35年来专注琢磨一件事——修缮古书。百年无残页,故纸有遗香,靠着一双巧手化腐朽为神奇。

今年年初,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意外走红。最近,同名电影又要上映了。像阎静书这样的文物修复师,一夜之间成了“网红”。

“大众看到了修复师的日常百态,但背后的孤独是他们无法想象的。”阎静书说,热潮过了,一切又会归于平静。甘于寂寞,守住时光,才能闷下头来做一辈子的古籍修复师。



## 仰望孤山 俯修古籍

### 1 这身制服,一穿就是35年

浙江图书馆古籍部有两栋主楼,白楼藏书,红楼修书。作为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之一,馆内的文献在1900年起就对外开放查阅。

不论白天还是深夜,红楼二层的木门总是紧闭着。“这里是我们的古籍修复中心,只有古籍修复师才持有门禁卡,其他人不能随意进出。”

眼前的阎静书一袭靛蓝制服,干净平整,衣领掖得严严实实。虽然已经年过五十,但她笑容和煦,仪态儒雅,说话一秒也不会走神。这是多年养成的职业素养,也是在古书堆里浸润出的气质。旁人都说她是天生干这一行的,“阎老师”的名字啊,静书静书,就是安静修书。”

“当年师父就告诫我,没耐心就不要来做古籍修复了。没想到这身制服,我一穿就是35年。”阎静书是浙江图书馆老一辈中仅存的、靠师父手把手带出来的古籍修复师。她的师父,是最早接受过国家图书馆培训的古籍修复师钱蟾影。

上世纪60年代,文化部召集了一批老师傅,修复一本很珍贵的古籍《赵城金藏》,钱蟾影就是其中之一。这项国内第一个大型文物修复工程前后用时16年,就这样,一边修复,一边教学,走出了中国第一批正式的古籍修复师。

1982年开始,19岁的阎静书就进入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工作,师从钱蟾影。一年之后,她参加了文化部举办的古籍修复培训班,才算正式入了行。“20多个学员里,我的年纪最小。”

当时,浙图总共有5个古籍修复师一起参加了国家组织的培训班。后来,其中两人中途转了行,还有一个在2006年年底因为个人原因提前退休了。“到了2007年,与我搭档的老师傅也退休了,整个浙图古籍部只剩下我一个了。”当时阎静书已经40多岁,眼看就要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

就在那一年,国家开始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浙图举办了内部招聘选拔,“当时10多个人来应聘,最后从中挑选出了4个进行培养和传承。大部分是学中文出身的。”

2009年,文化部公布首批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就是其中之一。如今,馆内存有古籍80多万册,有近一半是需要修缮的,而整个修复中心共有8名古籍修复师。“近些年,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相继开设古籍修复专业。现在,新鲜血液的注入让我们终于恢复了老、中、少的三级梯队。其中,还有两个正在编外实习的90后,都是今年刚刚从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毕业的学生。”

### 2 一坐入定,不允许有大喜大悲

轻声轻脚走进古籍修复中心,每个人都在低头伏案工作。一个个作业台排列其间,毛刷、糨糊、压铁、透光补书板等工具摆放其上。这里是一个近乎静止的时空,没有人开口交流,只有偶尔的纸张翻动声。阎静书说,大部分人一开始并不完全适应这里封闭、孤独的气氛。

“一本破损的古籍,你可能要花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的时间去修复它。很多时候一天下来,就是补了几个蛀洞而已。所以从事这份工作,不允许情绪有大喜大悲,得真真正正沉下心来。”做了三十多年之后,阎静书已经修炼到一坐下来,心绪就安宁的境界。

古书多磨难,虫蛀、霉烂、水浸、酸化、絮化……古籍修复师要面对的,是层出不穷的破损状况。有些是人为破坏,有些是自然灾害,有些是纸张天然的变化。

一部古籍的修复至少要经历存档、揭页、补书、压平等三十多道工序,整个周期漫长而复杂。“所以修复古籍是项大工程,也是个精细活。”

“不遇良工,宁存故物”,向来是修复行业的准则。老一辈修复师传承下来的四大原则是,“整旧如旧”、“抢救为主,修复为辅”、“少干预”、“不轻易

改变古籍装饰”。

“根据破损面积、酸化程度、修复难度等多个评判标准,古籍修复被分为1-5个等级,还有最高难度的特级。像存量少、版本好的善本,或者难度极大的‘书砖’,都是馆长钦点古籍修复师来完成的。”

阎静书说,古籍修复如同医生诊疗,每一种破损情况都需要不同的修复方案,如果修补方案不科学,就会对文献造成二次破坏。“比如遇到霉烂古籍,絮化得像蛋皮一样,就要先用同色纸将破损处补齐,然后用毛笔在书页背面刷上糨糊,再粘上一层薄皮加固,拂拭平整。再比如受潮古籍,极为脆弱,哪怕轻轻呼一口气纸张都会碎开,这时候可能要戴上口罩,不能喘气,旁边还不能有人走动。”

2015年7月,地县级图书馆送来了一册亟须抢救的古籍:明末洪承畴的家谱。古籍本身是一本严重霉烂的“书砖”,雪上加霜的是又遭遇台风浸了水。等送到修复中心的时候,整本书用塑料袋兜兜着,还滴着水。

这是阎静书入行三十多年遇到损坏最严重、修复难度最高的一册书。

“为了把书页揭开,我和同事汪帆分工。先把

家谱放进冰箱里,把水分吸到半干,再一叠一叠地打开;接着还要放到蒸笼里去蒸,才能用镊子把纸页分成一张张。阎静书说,湿揭、蒸揭、夹揭……光是揭法,就用了不下五种。“遇到这种情况,修复师只能在每页的上下两面各粘上一层纸,利用纸的粘力把原本粘在一起的纸页带下来。”

洪承畴家谱的修复工作,前后耗时整整一年。“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一天都揭不开一页。难度更大的是,有些字已经絮化成一个一个小毛球,我们得一点点展开,然后把笔画一点点推上去,重新拼成原来的样子。不过,如有残缺部分,我们绝不会给它加字、补栏。”

“常年埋头修古籍,最伤的就是眼睛和颈椎。还有面对古籍的粉尘、霉菌,容易患上鼻炎。”在同龄人之中,阎静书眼睛的老花程度是最严重的。“他们差不多150度,我已经达到300度了。戴着眼镜修书已经有些吃力了,到了晚上就脑袋发胀,看不了书报,只能早点休息。”

有时候工作乏了,阎静书就趁午休的时间出去转转。她最喜欢孤山路的深秋,一地落叶,金灿灿的。

### 3 一味崇尚古或完全创新,都不行

做古籍修复,材料必须讲究,确保“纯天然”。阎静书开玩笑说,当年的古籍修复师个个都得练就“十八般武艺”。

首先是配纸。最大的原则是要做到“整旧如旧”,薄厚、纹理、工艺和古籍原纸张越接近越好。“我们不随便在外买纸,因为会添加其他成分。在配纸上,修复师们都亲力亲为,上山去采橡碗子壳,然后煮成泛黄的汁水,将纸张浸入其内,挂起来晾晒,这样纯植物染制的补纸才是最安全的。”现在,浙图古籍修复中心拥有一个巨大的纸库,170多个品种,50多万张库存,就是这么长年累月积聚起来的。

在很久以前,修书用的糨糊都是修书师傅们不外传的秘方。在浙图古籍部,所有的修书糨糊都是修复师亲自调制的。“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主要原料就是小麦淀粉,不敢乱买别的,怕里

头有什么添加剂,会对古籍有损害。糨糊得存放2-3天才能使用,不然火气太旺了。”阎静书说,古籍碰不得半点化学制品及含酸原料,每一道工序都不能疏忽,连调糨糊的水都必须是蒸馏水。

除了材料,还有工具。“原来,市场上没有专门生产给古籍修复用的工具,如果在外采购不到合适的,就去找工厂定做,颇为费神。像竹起的宽厚,喷头的细腻度,镊子的精细度,都是非常考究的。甚至有很多工具,都是我们自己发明的。”除了意想不到的蒸笼,还有锅铲、喷壶、榨汁机。

但阎静书清楚,浙图这个时代一味崇尚古或完全创新,都不行。虽然是一门传统工艺,古籍修复现在也越来越注重现代技术的应用。中心引进了许多专业的新型设施设备,帮助修复师更科学地进行修复配纸——通过显微镜检测品种,通过厚度仪检测厚度,最后通过测酸仪检测酸度。阎静书说,以前全凭经验,现在科技为先。

从2008年开始,浙图古籍部就正式规范了古籍修复流程,将修复工作电子存档。“我们自主研发了一个修复档案数据库,修复前后的古籍都要进行拍照检测,修复档案每天都不能落,包括破损程度、破损类型、细节描述、修复信息、修复方案、纸张颜色等重要信息都一项项记录在案。”在阎静书看来,电子信息化的世界虽然持续摧毁着呈于纸上的情感,但也在不断为未来创造无形的

财富。

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全国博物馆、图书馆内部的专业古籍修复人员已从不到100人增长为现在的近700人,却仍无法填补人才缺口,修补的速度远赶不上书籍折损的速度。这些年,作为浙江省的古籍保护中心,浙图古籍修复中心还承担了大力培养和扶持全省县级图书馆古籍修复复兴的任务,并对省内古籍修复从业人员进行专业培养。

“我们对县级图书馆进行古籍修复设施建设的指导,为他们配备工具和材料,并沿袭传统的‘师徒传承、口手相授’形式培训人才。但是这些图书馆人力资源有限,一个古籍修复师往往身兼数职。现在,他们一个星期修复半天,或者一个月修复两天。至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了,传承和发扬这事才有盼头。”

“《我在故宫修文物》火了,特别接地气儿,使大家产生了一种自我投射,我们也想成为文物修复师这样的人,一辈子心无旁骛,云淡风轻。”

但是真的择一事,终一生,又有几个人能做得好呢?

